

金融反腐小说

銀行行長

韩扬◎著

徘徊在银行古堡的幽灵
三代银行人的悲欢离合

安徽文艺出版社

YINHANG
HANG
ZHANG

韩扬◎著

银行行长

徘徊在银行古堡的幽灵
三代银行人的悲欢离合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行行长/韩扬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7.8

ISBN 978 - 7 - 5396 - 2879 - 0

I. 银... II. 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1286 号

银行行长

韩 扬 著

责任编辑:胡 莉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网 址:www. awpub. 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江淮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00 × 1000 1/16

印 张:14.25

字 数:250,000

版 次: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5396 - 2879 - 0

定 价:22.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001

“周行长，银河大厦是省里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五星级宾馆，总投资大约两亿元人民币。目前主体工程已经完成，内部装修即将开始，另外，外方的宾馆设备、器具也即将起运，急需流动资金四千万元人民币，这是我们的贷款申请报告，请周行长过目。”说完，齐总从身后的皮包里掏出一份贷款申请报告递给了周放。

第二章 /022

“我父母常年在外，自从外婆去世以后就是我来照顾妹妹，现在我走了，只有把洋子托付给你了。周君，你不是说过，中国人和日本人本来就是一家人吗？你不是也喜欢洋子吗？那么就娶她为妻吧，好吗，周君？至于我父母，他们是不会有意见的。”说完，坂田良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红盒，“周君，这是我用父亲寄来的钱给你买的订婚戒指，拿去吧，向洋子求婚吧！”坂田良一把那个小红盒子按到了周家驹的手里，用恳切期待的目光凝视着周家驹。

第三章 /033

“周行长，我怀疑我们的基建资金被挪用了。我已经问过总行财会部，剩余的两千万资金总行去年九月末就拨下来了，省行的两千万最迟去年年末也应该拨给我们。可是我问省行，会计处说不知道。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第四章 /047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开窍啊，实话告诉你吧，天竺公司的老板齐威是我哥们儿。前几天他给我来了个电话，听说咱俩是同学，让我跟你说说，尽快把那笔贷款给他批下去。你放心肯定亏待不了你。”见周放一直只听不表态，李名成有点急了，“省行各方面的工作，包括你们行内的工作，齐威都已经做通了，现在就差你这一哆嗦了。你就不能看在咱俩老同学的情分上，给点面子，做个顺水推舟的人情？”

第五章 /066

“基建拨款应当直接划给江洲支行，怎么汇给了齐威？真是乱弹琴！刘敬一又要搞什么名堂？”其实不用问，江佐看到那封举报信就已经明白了，四千万基建拨款被刘敬一挪用了，也明白了齐威申请四千万贷款背后刘敬一的用心。

第六章 /078

风大浪险，整个船已经进水倾斜，眼看就要沉没了。船长趑趄地推倒了少佐，带着两个水手冲出了驾驶室。少佐躺在地上向他们身后连开数枪，两个水手被打死了，船长也受了伤，但是他仍不顾一切地跳进了大海。躲在船长室的坂田良一早已被眼前突然间发生的一切惊呆了，直到枪声响起，他才如梦方醒，混乱中他也学着船长的样子穿起了一件救生衣，冲出船长室，跳进了大海……

第七章 /099

早晨，刚刚上班不久，办公桌上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周放以为又是那些讨厌的匿名电话，就没有马上接。但电话却始终响个不停，他不太情愿地慢慢拿起电话。“周行长吗？不好了，我们的款车出事了！周军受伤了！”电话里传来急促的喊叫声。

第八章 /115

“快，给我上！”那个领头的声嘶力竭地首先向黑衣女人扑去。然而，他刚扑上去，手腕子就被对方掐住了，像玩柔道一样，黑衣女人一个转身就把那个领头的狠狠地摔到了地上。另外一个，吓得连滚带爬地跑了。

第九章 /139

“周放行长不批，恐怕有他自己的难言之隐。其实，与贷款企业在一起吃顿饭、喝点酒，这根本算不了什么，问题是吃了饭，喝了酒之后，据说你又和企业的那个女秘书在酒店的包房里单独待了半宿，周行长，有这事吧？这样做不太合适吧？我还听说，为了那四千万贷款，天竺公司还给你送去了十万块钱？……”

第十章 /154

何大魁很快跟了过来，他一步蹿到了北炕上，一手拎着皮带，一手提着棉裤，站到了林兰和刘玉琴的面前，“你们脱不脱，脱不脱？好，你们不脱，我脱。”说完，何大魁就要脱棉裤。“住手，你这个混蛋、流氓！”林兰推开刘玉琴，忽地也跳上了北炕，从身后抽出了那把何大魁媳妇做活用的雪亮的剪子，向何大魁逼来。

第十一章 /175

忽然从山下开来一辆紫红色的桑塔纳，那辆桑塔纳在他面前停了下来，从车上跳下两个头戴面具的黑衣人，不由分说，架起周放就往桑塔纳里塞。周放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脑

袋已经被一个头套套住了，眼镜掉了，他连忙用手接住。两个黑衣人架着周放刚一上车，桑塔纳迅速向前方驶去。

第十二章 /191

“太好了。想不到你也来了，你们都来为我送行，为我陪葬，真让我好感动啊！川岛美智子，你不要蠢蠢欲动，你再往前走一步，我立刻点燃导火索……”说完，刘敬一打开了打火机，另一只手迅速抓起了导火索。车外的人目光一下子全都集中到了刘敬一的打火机上。

尾 声 /218

“别，大妹子，你千万别谢我们，我们没有照顾好你的孩子，是我们对不起你呀！我们不是人。来，大海，”这时陈大海气喘吁吁地从外边跑了回来，“快过来，咱们得向大妹子赔罪呀。”说完，王玉梅一下子跪到了林兰的面前。陈大海手捧着刚刚从银行取出来的三万块钱，也给林兰跪下了。

补 记 /223

第一章

“周行长，银河大厦是省里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五星级宾馆，总投资大约两亿元人民币。目前主体工程已经完成，内部装修即将开始，另外，外方的宾馆设备、器具也即将起运，急需流动资金四千万元人民币，这是我们的贷款申请报告，请周行长过目。”说完，齐总从身后的皮包里掏出一份贷款申请报告递给了周放。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八日下午三点半，全省分支行长会议一结束，新任国商银行江洲支行行长周放便急匆匆赶回了支行。

江洲支行位于东风大街31号，是一栋具有哥特式风格的文物性建筑，造型别致，古朴凝重，宛如一座欧洲古代城堡。二十世纪初叶，这里曾经是沙皇俄国的领事馆，日伪统治时期，又先后做过日本人的朝鲜银行和兴业银行，直到解放后这栋小楼才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七十年代末，省行组建成立之初，也在这里办公，后来，盖了新大楼，就把这栋楼让给了江洲支行。

江洲是这个省的省会，江洲支行在省行直属支行里是成立时间最长、

001



业务量最大的一家支行,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几乎相当于其他八家城区直属支行的总和。现任省行行长江佐、副行长阎秉玉、行长助理曲刚都是从这个行出去的。自从省市行合并之后,两年多来,江洲支行一把手的位子就一直空缺。省行经过反复研究,今年年初,周放来到这里担任了第三任江洲支行行长。

周放的黑色“奥迪”刚驶进江洲支行门前的停车场,支行营业大厅的值班经理张小宁便迎了上来:“周行长,您回来了。您快去看看吧,有一伙人好像要闹事。”

“别慌,小张,我来处理。家里几位领导呢?”

“孙行长孩子有病请假了,刘行长又不在,没办法,只好给您……”

“好了,别说了。”

这时只见营业大厅3号窗口前已经围了一群人,有两个小子正冲着3号窗口的工作人员大喊大叫:“凭什么不给钱?钱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愿意什么时候取,就什么时候取,你管得着吗?”

“你瞧你那个样,还让我找你们领导,找领导怎么啦,谁不敢哪?你们领导在哪儿?”

“我就是。我是这家银行的行长,有什么事你们好好说,不要大吵大闹。”说完,周放大步向那两个人走去,人群立刻静了下来。分开人群,周放发现那两个人身后还站着一位亭亭玉立的女子,显然她才是真正的取款人,刚才起哄的那两人好像是她的保镖。这女人身高大约有一米七零左右,黑衣、黑裤、黑鞋、黑袜,一头乌黑的披肩发,戴着一顶黑色的牛仔帽,由于戴着墨镜,使人很难看清她的真实面目。如此一身奇异的打扮,使她在人群中显得格外神秘而扎眼。听到周放的声音,这女人立刻用手势制止了那两个人,然后转过身礼貌地向周放点了点头:“请问,您是……”

“新任江洲支行行长周放,周瑜的周,解放的放,有什么事你们就跟我说吧。”

“真不好意思,这么点事还要劳您行长的大驾。大概周行长还不知道,我虽然是你们行的一个新储户,但是去年年末一次我就存了一百万。今天要不是有急用,我也不会取这么多,没想到你们这个窗口的同志说不行,还说要等领导签字,要到省行大库等等。周行长,你们不是说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吗,怎么……”

“好了,你不要说了,我已经明白了你的意思。我可以简要向你做一下说明,并尽快帮你解决问题。第一,存款自愿、取款自由、替储户保密是我们银行一贯的服务宗旨,这一点到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第二,对大额现金的支出必须实行严格的控制,履行必要的手续,这是银行的内部规定。第三,任何一个单位的现金库存都是有限的,包括银行。你所提取的金额较大,事先又未预约,但是,如果确有急需,我们会为你解决的,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请你稍等一会儿,好吗?”

听了周放的话,那女人微微地点了点头,说了声“好吧”,便在大厅的沙发坐了下来。周放随即走进营业室,分别向营业部、储蓄科两个科长了解了一下情况,并做了具体安排,这才离开营业大厅往自己的办公室走去。

营业大厅的事很快就解决了。周放只批给那女人十万元现金,其余三十万存进了客户的信用卡。这样既解决了银行现金库存不足困难,也相对控制了大额提取现金可能出现的风险。值班经理张小宁把十万元现金和三十万元的信用卡存款凭条微笑着交给了那个女人,并按照周行长的吩咐向她做了解释。女人望了望已经走上楼梯的周放,收起钱和存款凭条转身离开了江洲支行。

周放和其他几位行领导的办公室都在五楼,南面朝阳的一趟从东到西依次是主管办公室、行政、基建的副行长罗经文,主管会计、储蓄、营业部的女副行长孙玉敏,主管信贷、计划、工会的副行长刘敬一和主持全行

工作的周放,最后是纪检组长金涛。北面除了会议室、卫生间等公用设施外,只有办公室、人事科两个部门。沿着走廊往前走,几位副行长的办公室果然全都关着门。除了刘敬一和金涛,如果他们人在,办公室的门通常是开着的。周放走到金涛的门前敲了敲门,没有动静,又敲了两遍,才听到房间里传来金涛那带有浓重“辣白菜”味道的声音——“请进。”周放推开门走了进去。

“周行长,您回来了。找我有事?”金涛摘下老花镜从办公桌后面站了起来。

“啊,没事,你知道他们几个干什么去了吗?”

“孙行长孩子有病上医院了,刘行长不清楚。”

周放“啊”了一声,转身退了出去。

周放是今年一月八日正式上任的,除去春节的七天长假和双休日,在江洲支行实际开展工作也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虽然说上任以后他就与班子成员和中层干部进行了接触和谈话,来支行以前他也向省行领导和有关同志了解过情况,但是直到现在他对这个新环境仍旧有一种陌生的感觉,特别是对人。他觉得一些人对于他来说,就像是隔着一层纸、一堵墙。就拿这几位副行长来说吧,罗经文虽然主管办公室,但是据刘敬一讲他从来也没问过办公室的事,行政后勤方面的事,他也全推给了行政管理员老赵。一个月来,除了周放报到后的第一次班子会以外,周放几乎很难看到他的身影。给他打电话,不是基建办没人接,就是手机关机。孙玉敏是位女同志,三十二岁,主管会计、储蓄、营业部,业务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就是家庭负担太重,丈夫杨建今年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已经在家卧床三个月了,儿子童童患先天性青光眼,更叫她操心,不仅每天要接送上下学,还要定期领孩子到医院检查治疗。至于刘敬一,更让周放琢磨不透。作为二把手,刘敬一对周放总是一副不远不近、不冷不热的态度。他主管的信贷计划业务几乎很少向周放作过单独的汇报。接触比较多的就

是这位金涛。春节期间,周放也曾对几位班子成员进行过家访,然而,唠的多是客套话、拜年嗑儿,一谈到具体的人和事,大家似乎都有些难言之隐,用老罗的话说,这叫雾里看花,看不透,说不清。周放今年五十刚挂零,北方财经大学本科毕业,在省行当了十二年处长,老行长于逸仙在任的时候,他就是省行领导班子的后备人选,但一直没提起来。今年调任江洲支行行长,他如鱼得水,踌躇满志,很想在江洲干出点成绩来,没想到一下子掉进了一个陌生的圈子……

周放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这是一间将近六十平方米的房间,宽敞明亮。只是房间的陈设比较简单,红木办公桌上,除了电话和电脑外,还有一个笔筒,笔直地插在金色座基上的国旗和党旗,向人们显示着这位银行行长的权势与尊严。东面的墙上挂着一张中国地图和一张世界地图,地图下摆放着一套紫红色的沙发和一个玻璃茶几。紧靠西墙是四组紫檀色的书柜,办公桌后一张高背大转椅,桌前一张小转椅,还有门后的一个大衣架。这就是周放行长办公室的全部陈设。

这次省行召开的分支行长会议,是周放上任以后第一次以行长的身份参加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贯彻总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如何全力以赴、大力狠抓人民币存款工作。今年总行提出了“存款是全行工作的生命线”的口号,并制订了许多具体措施。省行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工作力度。听了省行江佐行长的动员报告,周放感到很振奋,很受鼓舞,决心回到支行以后,尽快把会议精神传达下去,以人民币存款为突破口,迅速把工作局面打开。今天下午大会总结还没结束,张小宁的电话就打过来了,说是有位客户要取款四十万,由于金额太大,库存不足,主管业务的两位副行长都不在,需要行长亲自出面解决,所以会议刚一结束,周放便急急忙忙赶了回来。

坐在办公桌后那张真皮沙发转椅上,周放从公文包里拿出会议文件,

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然后放到了办公桌上，点燃了一支香烟。本来他想利用下午尽快把会议精神向班子成员传达下去，没想到五个班子成员竟有三个不在。周放抓起电话，先打通了二把手刘敬一的手机，手机响了好一会儿没人接，之后对方关机了。放下电话周放沉思了一会儿，接着又开始拨打三把手孙玉敏的手机。

“喂，孙行长吗？孩子怎么样？”

“啊，周行长，会开完了？孩子没事，有点感冒，打个吊瓶就好了，顺便我也想再给他复查一下眼睛。”

“那好吧，上班后再谈吧。”

罗经文的电话还是那个样，手机和基建办的电话都没人接。真是气人，也不知他整天在忙什么！行里不见人影，基建办又没人，难道他失踪了？没办法周放只好用电话把办公室主任胡克俭和计划信贷科长吴广源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周放把省行行长会议文件先交给了他们，嘱咐他们分别起草一份行长工作报告和关于大力开展人民币存款工作的意见，下周一上班后交给他。另外还叮嘱办公室胡主任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找到罗经文，他要当面听取基建方面的汇报。安排妥当之后，周放起身又走进了金涛的办公室。

金涛是位部队转业回来的干部，九二年转业到江洲支行做纪检组长已经六年了，金涛虽然在部队工作多年，但是普通话还是不太熟练，加之工作关系，平时他总是板着面孔，不苟言谈，表情十分严肃，即使见了周放乃至省行领导他也是这副表情。

“周行长，业务的，我谈不出什么，有份材料您看看吧。”说完，拿出一个信封，交给了周放。看起来像是一封匿名举报信。周放眉头一皱，忙问是反映什么问题。

“基建方面的问题。”老金回答得很干脆。

“向省行报告了吗？”

“没有。省行也接到了。”

周放打开信封抽出信，一看信的落款，时间是一九九八年一月八日，正是自己上任报到的那一天。

“你是什么时候接到这封信的？怎么现在才向我报告？”

“我……”金涛一时语塞，倒不是因为语言表达方面的原因。作为一个直属支行的纪检组长，金涛确实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其实这封举报信一月八日当天他就收到了。他所以拖了一个多月才把信交给周放，是因为他有顾虑。信的内容是揭露江洲支行新办公大楼基建工作管理混乱、损失浪费严重等问题的。而主管基建工作的又是支行的副行长罗经文，他知道罗经文与省行行长、党委书记江佐是银行学校的老同学，罗经文又是通过江佐调入江洲支行的。对于这样一封反映支行副行长问题的举报信，他觉得还是谨慎处理为妥。另外，当时周放刚上任，第一天上班就去向他反映汇报这件事，他又担心刘敬一副行长有想法。因为以前全行工作都是刘敬一主持，新行长刚一上任，你就去汇报套近乎，刘敬一背后还不骂你？再说，从信的内容看，好像主要还是管理方面的问题。后来他又听省行纪检组长鞠良泽说，省行也接到了这样一封信，跟省行行长江佐汇报以后一直没有下文。于是他也就把信压下了。今天，周放来到他的办公室，他才想起还是应该让新行长知道的好，这才把信交给了周放。

周放坐在金涛的对面，认真看着那封举报信。

举报信是用电脑打印的，只有区区数行，不到二百字：

尊敬的行领导：

江洲支行办公大楼基建工程从筹建到开工，三年多至今尚未竣工，原因何在？工程管理混乱，损失浪费严重，究竟是谁的责任？建筑规模一再追加，施工设计一再修改，谁的主意？工程现已停工，上

007

第一章

级行的基建拨款迟迟不能到位,不知为什么?请上级领导速来调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一个小小老百姓
一九九八年一月八日

周放放下信,眼睛凝视着窗外陷入了沉思。站在他身旁的金涛竟被他专注的神情弄得有些不知所措了。忽然周放的手机铃声把他从沉思中拉了回来。

“喂,老周吗?我是江佐。今天是周五,晚上有空吗?一起吃顿饭吧,维纳斯酒店二楼218。”

对方说完也不等周放回答就把电话挂了。周放关掉手机,苦笑着摇了摇头。他把那封举报信装进信封里,郑重地对金涛说道:“这份材料先放我这儿,过些日子我会再找你的。老金,这件事一定要注意保密,严格保密,对任何人都不要提起。走吧,咱们也该下班了。”说完,周放拉着纪检书记老金的手,走出了办公室。

吃饭,本来是人类最基本的生理需求,然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它却被蒙上了浓厚的政治和经济色彩。大到国家首脑、外交家等官员的各种宴请、聚餐和酒会,小到平民百姓的婚丧嫁娶、迎来送往、亲友聚会,无不与吃饭这一媒介联系在一起。一日三餐,平平常常,解决温饱、保证身体健康而已,无须过多耗神费力。但是吃饭一旦与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联系到一起,它就会变得急剧扭曲和膨胀起来。一顿饭往往要吃上三四个小时,花销少则数百,多则几千,乃至几万、几十万。据报载,南方某地一家酒楼推出的黄金宴竟然标出了三十八万元的天价,康乾盛世的“满汉全席”恐怕也会自叹弗如。也是在报纸上看到的一条消息,每年我国餐饮业的营业额不下五千亿元人民币。于是吃饭造就了无数豪饮醉汉、酒

囊饭袋,甚至饕餮巨贪。餐饮业如雨后春笋经久不衰,酿酒业如日中天蒸蒸日上,医药业似乎也因此大发其财。有人因吃饭(当然少不了狂饮)失态失德,有人因吃饭醉卧街头,有人因吃饭妻离子散,有人因吃饭锒铛入狱。难怪老百姓对吃喝风那么深恶痛绝,以至于街头巷尾到处流传着“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两口子背对背”的民谣。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心情,周放对于一些应酬交际之类的饭局是不太愿意参加的,可是今天这个饭局他能不参加吗?

周放还是第一次来维纳斯酒店。从外表看,它与其他酒店并没有什么区别,门面也不大。但是进门一看,却颇感气势恢弘,豪华而典雅。一楼大厅,地面一色是澳大利亚进口的墨绿色大理石,餐桌和座椅一律是马来西亚进口的红木家具,配以橘红色的台布和坐垫,南侧十几扇高大的落地窗挂着厚厚的绛紫色丝绒窗帘,北面墙上镶嵌着一幅绘有古希腊神话的巨幅油画。一支大型吊灯悬挂在金碧辉煌的穹顶,使整个大厅更显得富丽堂皇。二楼全部是包房,分别以阿波罗、维纳斯、缪斯等古希腊神话人物命名,包房中的布置装潢大致差不多,但是悬挂的小幅油画和摆放的人物雕塑却各不相同,每一幅油画和人物雕塑讲述的都是一个单独的神话故事。218包房恰恰是维纳斯包房,走进去就可以看到那尊半裸的断臂女神正肃立在窗边。

“哎呀,你怎么才来?菜都齐了,就等你了。”218包房内江佐行长显然已经等急了。在他旁边还坐着两位女士和一位先生,见周放进了包房,便起身相迎,一位女士帮助周放脱了风衣,挂到外屋的大衣架上。“来,我先介绍一下,这位是天竺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齐威,这位是他们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孙经理孙莉萍,这位是他们办公室的小陈。名字叫……”“陈昭。”齐威赶紧补充。“他们有点儿小事要你帮忙。什么事儿,你自己谈,我不介入。今晚日本东京第一银行的总裁要在云湖宾馆回请高副省长,高副省长让我作陪,好,我先告辞了。”



周放眼睛近视，进门时他习惯地摘下眼镜擦了擦，并没有看清包房里都有谁。江行长介绍的这三个人他都不认识，但是天竺公司他却早有耳闻，那是省城一家颇有实力的私营企业。听完江行长的介绍周放才明白，原来是两位私营企业老板要宴请他，省行的江行长不过是给他们牵个线，而且介绍完了便起身要走。这使他感到很不舒服。看着江行长急匆匆离去的背影，他忽然有一种被“涮”的感觉，然而又很无奈，只好礼貌地向诸位点点头，然后送江行长出了包房。

“周行长，请入座吧。”送走了江行长，齐总拉着周放走进里屋坐到了餐桌前。他看上去四十多岁，浓眉大眼，面膛黑红，身材高大粗壮且有些发福，圆圆的肚子似乎隆起得为时尚早。两位女士也随之就座，其中那位孙经理三十多岁，高高挽起的发髻，白皙中透着红润的面容，一身紫红色的女士西装，妖艳又不失庄重，使人很难判断出她的实际年龄。那位小陈，好像是个秘书，年龄嘛，也很难判断。不过，肯定比那位孙经理要年轻。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职业女装，就像酒店宾馆的领班。洁白的衬衣衣领反衬在外边，显得文静而自然。身材修长丰满，容貌俏丽姣好，冷眼一看好像在哪儿见过。瞥一眼餐桌，菜虽不多，却绝对上乘，鲍翅、龙虾、蛇羹、飞蟹，应有尽有。一桌席少说也得几千块。由于有高血压，加之心里没底，周放坚持只喝干红，不喝白酒，于是那个小陈便向服务员要了两瓶法国干红，并斟满了三个高脚杯一一放到大家面前，在自己的杯里她只倒了一半。在一大堆无聊尴尬的寒暄之后，周放勉强喝了几口干红，酒过三巡，齐总才把话扯到了正题。

“周行长，银河大厦是省里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五星级宾馆，总投资大约两亿元人民币。外方是泰国富商郭鹤年郭氏家族，他计划投资一千一百万美金，大致占总投资的百分之五十一。我们除了地皮作价入股外已投入人民币五千多万。目前主体工程已经完成，内部装修即将开始，另外，外方的宾馆设备、器具也即将起运，急需流动资金四千万人民币，